

論語徵集覽述而七

西長軍
輕遠平
塾藤印

服部文庫
117
249
7



117
249
7

混同

朱氏義理之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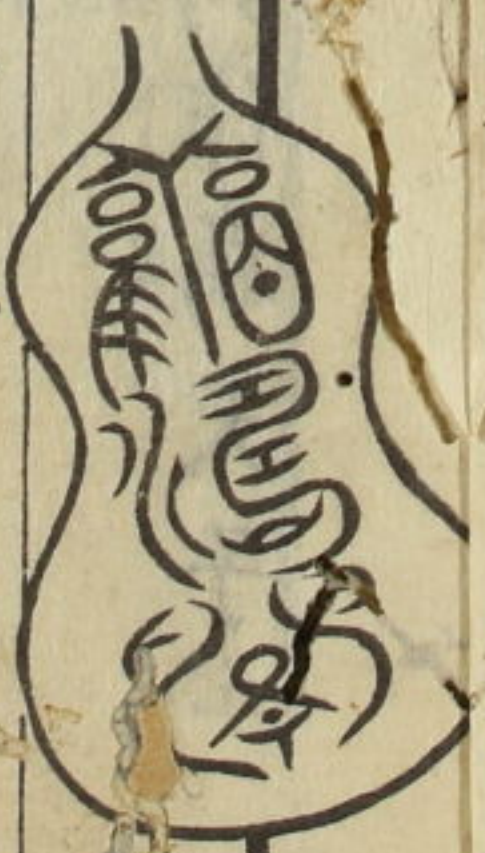
字而子言古者佳而筆者

海亭亭



西長
輕遠
藤平
印

集覽卷之七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輯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古包氏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見壽月

新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古非聖人不能而
 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
 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
 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述先王之舊而未
 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
 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
 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
 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
 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古義述者依古而傳之也作者始創其事也竊比
 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
 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兩者皆不自我作古之謂老
 彭偶有若此之美故夫子竊比之云亦謙辭述而
 不作不自用也信而好古必考古也夫子之德賢
 於堯舜何所不能作然每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皆
 以好古傳述而不敢有所創作者何哉蓋聖人之所
 自為聖人者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眾智不好
 述之而有餘信之而可法何以創作為夫子之言

下有多字者章
 古表亦作山言

蓋慎妄意造作也論曰宋儒每以發前聖之所未
 發為功殊不知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無所不備無
 所不到豈復有所未發而必待後人之發之邪若
 孟子性善養氣等說皆為仁義而發本述夫子之
 言者也先儒以為發前聖之所未發而亦自欲以
 其說附于孟子之後持敬主靜等說種種繼作而
 其論道必曰虛靈不昧必曰冲漠無朕必曰明鏡
 止水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言皆出於佛老
 之緒餘而至於吾孔孟之書則本無此語亦無此
 理謂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乎其是非得失不
 待辨而明矣

徵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必古稱老彭之語孔子
 誦之以自比也以其行適同也是孔子知命之言
 王者不興孔子不克當作者之聖故云爾大戴禮
 虞戴德篇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侏人則

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
 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
 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
 夏后氏之祔懷褐也。行不越境。祔蓋玉名。衣褐懷
 玉也。以此觀之。老彭古之善教人者也。而孔子以
 教學為事。故以自比之也。舊註竊比尊之之辭。我
 親之之辭。殷世甚遠。孔子何以親之。邢昺疏。老彭
 卽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
 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錢
 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一

云卽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
 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凡此諸說。誕不足信。
 然古來多壽。必稱彭祖。則必其壽世所希有者。其
 以老見稱。必世享天子養老之禮者。它若老聃。亦
 必屢享國老之養。故以老顯也。其以彭為聃者。蓋
 孔子以我親之親其所師也。然老彭大戴禮明言
 商。則不可從矣。古者學祭先聖先師。文王世子曰。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註。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
 以為之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鄭註。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按彭城近魯。則魯必祀老彭為先師。故孔子竊以尊之。我以親之也。述而不作。有不能作者。有能作而不敢作者。能作而不敢作。是以稱焉。古者古之道也。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信之故好之。好之故博學而詳盡之。是以能述焉。老彭則不可得而考矣。若孔子之聖。可以作而可以述也。命不至。故不敢作。故曰知命之言也。朱子曰。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殊不知孔子

不作禮樂。故曰不作。豈謙乎哉。先師當尊。豈可命以謙乎。且其意以智自高。俯視萬世。如蟲蟻然。以此其心而視孔子。故以為謙爾。然則孔子非聖邪。虞夏商周之道。待孔子而載諸簡。微孔子則古聖人之道若有若亡。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其所以聖邪。

仁齋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眾智。不好自我作古而好事必稽古。是其意固執孟子賢於堯舜之言。而謂古聖人之道。孔子猶有所不取焉。孔子貴中庸。是其所以賢

於古聖人也。殊不知古聖人之道，本非一聖之所
 能建。乃歷數千載，眾聖所成。故雖孔子之聖，不學
 則不能知之。孔子深知其如此，故深信而篤好之。
 此孔子之意也。若夫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眾
 智者，可以解舜之大智已。果仁齋之言是乎。則孔
 子之於古聖人，猶舜之於群下也。抑揚之間，可不
 慎乎。且中庸德也，非道也。孔子之言中庸，乃登高
 必自卑，意豈謂孔子之道為中庸乎。且宋儒合道
 德而一之，仁齋亦狃其舊習，乃莊老之遺。謬戾之
 大者也。

舜之大智中庸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古鄭玄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新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古義：識，知也。默而識之，猶曰靜言思之，言不待人言而自識之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二句語孟中凡三出，而他章皆無。默而識之，一句故不從舊說。何有於我，言此二者之外，何德能有於我也。蓋不厭不倦，皆夫人所能。外此別無可稱者。此雖謙辭，益見其德之盛也。此二者雖常人皆可，得而及故。夫子每自當之，然推其極，則有非聖人不能至者。子貢知之，故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且智。夫子既聖矣，蓋道德愈宏，則其言愈卑。德愈邵，則其言愈謙。何者，道德自充足於己，故自不敢事高遠。若夫其言好為高遠者，皆以其所處之卑也。

子欲無言陽貨

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子何速焉子曰天行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行言我

日出而作逸士傳擊壤歌

徵默而識之不言而喻也。學之道在默而識之。何者。先王之道。禮樂是已。禮樂不言。欲識其義。豈言之所能盡哉。習之久。則自然有喻焉。故子欲無言。及門人問之。而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學之道。其若斯乎。間或不得已。而一言之。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皆欲其自得之也。故默而識之。則好好。則學而不厭。不厭則樂。樂則誨人不倦。三者相因而至焉。故曰。何有於我哉。言其不容我力也。我者。我學者也。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之力。于我何有哉。人多謂不假帝力也。殊不知

作息食力協韻。力字向絕。作息飲食。皆帝所使也。莫所容我力也。正與此章同詁。朱註以為孔子自謙之言。非矣。孔子語學問之方。何謙之有。仁齋先生曰。默而識之。猶靜言思之。倭人之言。何容乎辨。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古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

新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古義德因脩而進。學因講而明。徙義則善。日長。改不善則惡。日消。此四者。聖人豈不能哉。但夫子好

學之深體道之無窮故自以為憂也。修德謂養仁義之良心也。學者所以明此也。聞義則徙不善則改。皆所以脩德也。蓋德者本也。其所以成始成終者。總在于學。此孔門學問之極。則學者之所當遵守者也。夫道之無窮。猶四方上下之無際。愈出愈高。愈入愈深。是以學者有學者之學。賢者有賢者之學。聖人有聖人之學。雖有大小淺深之不同。然其歸則一。不為聖人之學。而加不為愚人。而損道無窮。故學亦無窮。若自以為得。則非知道者也。故雖以夫子之聖。尚爾云云。此道之所以為大而夫子之為聖也。

徵是吾憂也。孔子憂夫門人之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也。誨人不倦之事焉。孔子不以天下為憂。而以門人為憂。知命之言焉。朱註以為孔子自憂。非矣。脩者。務美之也。如脩飾脩潔脩治之脩。性之德。未

周語曰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見文選

易繫辭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孔子答子張顏淵篇曰見德

必美。故務美之也。講習也。如講武之講。漢以後以問難為講。如四子講德論。及釋奠有講師讀師。可以見已後世以明其理解之益失之矣。易大傳曰。崇德廣業。是為二事。則徙義改不善。崇德之目也。孔子答子張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或以為二。或以為四。不必拘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古馬融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

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急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息。

莊子言其入其寢不
夢其寢無夢其食不
甘其息浮直又之息之
息之息之息之息之

莊子曰其入其寢不
夢其寢無夢其食不
甘其息浮直又之息之
息之息之息之息之

寐而無夢雖孩兒無知亦必有之以聖人無邪夢
耳後儒惑於莊周至人無夢之說以夫子之夢為
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其弊至
於強欲無夢而專務虛靜謬矣

徵孔子生于周之衰志於制作又人臣也故夢周
公明王不作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故曰吾衰也天
命不至天使孔子衰益知天命之不復至也故曰
甚矣久矣程子曰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是其意
寤則思寐則夢未嘗以為無夢也仁齋先生乃謂
惑於莊周至人無夢之說是果何所見也仁齋之
於宋儒一如佛氏所謂有宿寃者邪世人多謂晝
之所思夜則為夢殊不知晝之思思而已矣夜之

思乃為夢焉多思慮者多夢其心慣乎動故也或
有晝之所思滯而為夢者然不必皆爾莊周所謂
至人無夢者謂莫非夢者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
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藝六藝
也故申遊
志者心之所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
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
歧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
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
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
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
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遊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
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

不可闕者也。朝夕遊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

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遊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言義志者心有所嚮望之謂志。於道則心所向矣。據猶據某地之據。謂身居其地也。據於德則身有所持矣。依者倚附不離之謂。仁者道德之長。依此而行。則道立矣。遊者玩物適情之謂。六藝之法。皆人事之不可闕者。時而遊焉。則其材有所達。而事無廢闕也。此孔門學問之條目。當時弟子常所佩服者。故曰據仁則近。而見於行者。故曰依藝。不可執守。故曰據仁則近。而見於行者。故曰依藝。不可不講。亦不可泥。故曰遊此四者。雖有大小之差。然道之本末終始。一以貫之。故夫子次第言之。非他

復問之類也。蓋古之學問。必有條目。顏子聞克己復禮之訓。則請問其目。及後篇興於詩等章。皆是也。論曰。道德仁藝。本無二致。此章大小始終立言。自有其序。大抵古人之書。每言道德仁義。而未嘗稱仁義道德何者。謂之道德。則自有仁義之實。而未嘗有仁義之名。既謂之仁義。則又各有其跡。而不見道德之全。此道德仁義之辨也。

九德書臯陶謨
六德周禮大司
徒
易繫辭

聲依永詠詩興

者。違之反。不相違離也。如聲依永。詠絲竹之聲。與歌詠相上下不相離。亦此意。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故其道主仁。然仁有所不及也。於是眾德以輔之。是先王之道所以為美矣。雖然所主在仁。故凡道之在行者。始於孝弟。推而達諸天下。一皆以生之成之長之養之之心行之。而不與此心相離。是謂之依於仁。知仁勇三德之類。凡所謂仁者。皆指行言之。亦此意矣。蓋學問之道。在依於仁。苟能依於仁。則眾德皆成。故子曰。里仁為美。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

子曰里仁又曰雍也篇

周禮地官師氏

而已矣。謂其它眾美自然來至也。藝六藝也。游猶游旅。有時乎游。可以娛我耳目。發其意智也。人之於藝亦爾。有游則有息。不于常之謂也。雖然依於仁游於藝。豈異事哉。依於仁。莫有所事。以游於藝為其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仁之所以成也。周禮至德以為道本。謂志於道也。敏德以為行本。謂據於德也。孝德以知逆惡。謂依於仁也。朱註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夫六藝有禮樂。豈得謂之小物哉。仁齋先生曰。六藝之法。皆人事之不可闕者。二子皆不識先王之教。全在禮樂故爾。夫六藝

禮記

集覽卷之七

十一

者。聖人設此以養人之德性可不學乎。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是志字從心從之。故為此解。殊不知倉頡制字取義一端。以便記憶。豈容固拘偏傍解乎。志謂心所存主也。否則匹夫不可奪志。玩物喪志。皆不可通矣。心所存主。日夜嚮注。於是迺有之意耳。人倫日用之間。是泥乎中庸五達道也。殊不知五達道謂其可通行者已。豈可以盡於道乎。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必日用乎。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僅有得乎心。豈足為德乎。

不可奪志子罕篇
玩物喪志書旅

大哉聖人之道
三句即中庸語

禮樂於身據
禮記樂記鄉飲
酒義已見

古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得於身者。能誠也。能誠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凡道之一節。誠于已。皆謂之德。或得諸性。或得諸學。故有九德六德種種之目。朱子之解。可謂陋已。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夫德既全矣。尚何違之有。段使私欲盡去。苟不仁乎。則達磨矣。豈足論仁。且何德非心德。心德何必仁也。皆不識仁者之言耳。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古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新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

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
 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古義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束脩其至薄者此見夫子誨人不倦之仁也言人
 不知來學則已苟以誠而來學則吾無不有以教
 之其欲人之入於善之心猶天地之徧萬物而一
 物不棄也

徵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
 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
 行竟中言雖薄不出竟也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
 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自從也蓋束脩者始
 見之贄也奉禮以見從此以往未嘗無誨也鹽鐵
 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延篤曰吾自束

脩以來為人臣梁高曰束脩勵節賈堅曰吾束脩
 自立皆謂束帶修飾然束帶修飾不可謂行則舊
 說為優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

乃後啓發為說之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
 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
 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
 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
 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
 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
 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

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古義朱氏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愚謂再告者再言而決之也朱氏曰上章已言以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聖人欲人之入于善之心固雖無窮然學者無受教之地則猶下種不毛之地雖有時雨降奈其不生萌何蓋聖人欲學者爲後教不輕施教之謂也然非

元戎十乘以先
 啓行詩六月辭
 發揮易文言

徵求而不得則憤求之切也啓謂微示其端緒也
 如元戎啓行亦謂開其端也悱以口言之腓腓皆訓萎其義相通謂其於辭猶有未達也發如發揮謂達其枝葉也舊註皆謂待其誠意告之是誠爾

止語其心耳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孔門之教爲爾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慎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又曰力不能聞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皆是道也自孟子以言語聒人而後諸老先生皆務欲咸輔頰舌謬哉夫君子之教如時雨化之大者大生小者小生故譬諸天地之德至矣哉焦氏筆乘曰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

哭則不歌

此論極甚

不遷怒雍也篇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古器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新臨器哀不能甘也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

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古義夫子在有喪者之側哀戚之情若已有之故雖食不能甘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歇自不

能歌也聖人之心慈愛惻怛無所不至故凶變之事雖在他入而若已有之其事雖過而餘情不已

可見聖人仁心之厚無時無處不然非可以明鏡止水湛然虛明之說求之也

禮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

不歌又稱顏子不遷怒是聖人之有餘哀而無餘

怒也諸老先生粗鹵之甚其於七情也均視之故

程正叔乃欲慶之日不弔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

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古孔子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孔子

安國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已

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誰與已同故

新也顏子曰用舍無與於己亦能之萬二千五百人為

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

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

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

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

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其行舍之而不藏矣

宋元通鑑哲宗紀載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欲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歌不或曰哭則不哭

見詩

集覽卷之七

十五

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古義：用之則有能行之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惟孔子與顏子為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以為行三軍，別有其材，非用舍行藏之入之所能為也。故問夫子倘行三軍將與回，毀亦與我歟？暴虎馮河，徒涉皆匹夫之勇，非求全之道。故夫子不與焉。若夫敬事而不妄動，悉慮而要其成者，實君子之心。眾之所倚賴，夫子之所與必在此。蓋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也。馮氏去非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智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苟觀于世，惟顏子與己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

徵：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

倚

丹聖外王已見

道也。是語孔顏之心，雖妙乎無益於學者焉。非孔子本意也。行者，行道於天下也。藏者，卷而懷之也。謂知命也。顏子知道之全，故云爾。仁齋先生曰：用之則有能行之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是昧乎道德之字矣。其意謂道德非二物，行則道，藏則德。是宋儒舊套。本於莊周內聖外王之說，殊不知雖有至德，苟不知先王之道，曷行曷藏？用之而莫有可行，舍之而莫有可藏，何以與于斯乎？知道者鮮信哉。且孔子以知天命自稱，尹氏可謂駟不及舌已。又據此章觀之，顏子聖人也。故孔子語以制作之

道而後世以亞聖稱顏子。是其意謂聖人如來。亞聖補處菩薩。於是乎妄以己意作為階級。謂後儒不僭。則吾不信矣。

臨事而懼。不驕之謂也。好謀者有所營為。而不必任勇直遂也。仁齋先生曰。悉慮而要其成。失字義矣。蓋謀與慮殊。謀者心有所營為也。慮者思之委曲也。如出謀發慮。可以見己。裨謀於野。豈必皆與人謀乎。大氏用兵主謀。驕而無謀。所以敗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出謀發慮禮記
內則
左傳襄三十一
年曰裨謀能謀
謀於野則獲

古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孔安國曰人所好者古

新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門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兩揚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智有可求之義則雖為賤職亦所不辭焉如求而無益則不若從吾所好之為樂也奚必役役焉求之哉吾所好者即謂學也。有求而有益於得者矣。仁義忠信則求無不得而有益於得富貴爵祿非惟不可必得而亦無益於得此富者所以不可求也。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者豈外學問而夫子云之乎。

徵富而可求。如不可求。如問諸人而決之。所以教命也。吾亦為之。從吾所好。如獨斷之於己。所以教決也。孔子所好。孔安國以為古人之道。朱子以為安於義理。仁齋先生引不如丘之好學。三子之所好殊焉。且安於義理。所以從吾所好耳。若其所好何唯義理而已哉。學學古人之道也。孔子又曰好古。仁齋舍古而取學。其意謂孔子之道與先王殊矣。豈不牽所見乎。孰謂漢儒失於聖人之意也。不言貴而言富。春秋之時。爵位唯世。故人求貴者鮮矣。如秦漢以後。乃反此。

好古本篇

子之所慎齋戰疾

古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

新齋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第子記其大者耳。

古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將祭而戒也。齊所以交於神明。固不可不慎。戰則國之大事。人命之所繫。而疾則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皆不可不慎焉。聖人平生雍裕。閑暇不見其迹。惟於此三者。慎之。甚至故門人記之。學者若於此苟焉。則違天悖道。可不謹乎。

徵子之所慎。齋。仁齋先生何以言鬼神。非孔子所貴也。古者祀聖人配諸天道之所出焉。故曰聖人

故曰易上象大觀

以神道設教。夫戰者國之大事。疾者身之所以死。生存凶。而齋乃冠。是二者聖人之心。其謂之何。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宋儒可謂妄已。何以見孔子無所不謹。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古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新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於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宛

古義不知肉味。言心一於韶。而不及乎他。也。夫仰聖之深好。古之篤。忽聞韶而三月之間。不知肉味。嘆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此之美也。蓋誠之至感之深。不學自發其嘆。如此。○按史記。三月有學之二字。蓋史遷以三月不知肉味為甚。固聞韶而忘肉味。亦奚容疑。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故群聖之樂。盡美盡善。莫韶若也。夫子偶聞其音。而非徒聞之以耳也。論曰。大學曰。心不在焉。視焉而不見。聽焉而不聞。食焉而不覺。其味先儒會其義。以為人心之應物。各會其境。事過即平。不固滯住。著猶鏡之照物。應而無迹也。然聖人之所以異於眾。人者不在心之住。而不任。而在好善之篤。與否焉。蓋其好善也。篤。故其心之住。于善也。亦深。故聖賢之取人也。專稱其好善。好學。而未嘗問心之住。不住也。韶者樂之盡美。盡善者也。使眾人不聞之。固非不悅也。而其好之。不篤。故其感之。不深。唯夫子願見聖人之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故及聞其樂。心醉神怡。至三月之久。不自知其味。此所以為

見壽月

集賢卷之二

十九

在之可聞也

聖人也。夫方食肉則食為主而聞韶之心餘念未化。不知其味。若以正心說律之則不免為心不正也。先儒嫌其與此章相盪遷就牽合欲會于一。然彼此扞格無奈其終不相入。何予故謂大學蓋齊魯諸儒所撰而與孔門之旨異矣。

徵子在齊聞韶三月。句。聞韶者學韶也。朱註引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為是。或謂論語脫二字者非矣。師涓之於靡靡。明皇之於霓裳。聞輒得之。深於樂者皆爾。何必如小子學樂者受譜然乎。故聞即學也。不知肉味。如發憤忘食。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聖人好樂之至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升庵曰。不意齊之為樂至此耳。如今之說。則

發憤忘食本篇
手舞足蹈禮記
樂記
外庵集經說

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為是。朱子曰。極情文之備。是何能盡乎樂。樂記曰。可以觀德矣。孔子以此觀舜德。故嘆之耳。非聖人之深於樂。安能然乎。朱子以為樂為作樂。故屬諸舜。然為樂與作樂殊矣。故升庵為是。仁齋先生引夢見周公。而謂三月忘肉味。亦奚容疑。以排大學食而不知其味也。所見極是。祇三月屬下句。一聞而三月忘味。豈有是理乎。且大學別有所指。排宋儒而及大學。冤哉。古註此齋不成言。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

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古鄭玄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

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孔安國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

豈怨乎鄭玄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新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伯夷叔齊孤

伯夷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亦不立而逃之

伯夷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

王滅商夷齊耻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

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子故

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

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

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

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

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

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

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

輒也

古義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

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冉有以為輒以子拒父夫子之所不助故

與子貢語而子貢諾之若此○舊說時孔子居衛

按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至哀公十一年猶在魯

而孔子亦歸魯其間未有冉求過衛事今見冉求

子貢問答則是時夫子恐當在魯也衛輒之罪固

夷齊而尚疑其不免有怨則夫子之所不與也故
 又以怨乎發問而夫子又許其仁於是知其終不
 助輒也○夷齊之事傳記不詳孟子稱非其君不
 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史
 記所載兄弟遜國之事不足考信故特依孟子為
 斷子貢之問若世所謂隱語者而夫子初不解其
 意所在直稱夷齊之賢且仁子貢遂知夫子不助
 衛君而不復以衛君之事為問非子貢深識聖人
 之心則不能問之如此而又足以觀聖人不假一
 言於人之誠與其所言即其所行不少差違猶日
 月星辰之運于天而其進
 退躔度皆可測識於此也

徵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朱子曰時孔子居衛蓋
 以子貢不斥其事知之伯夷叔齊諫伐之事不可
 信矣明王氏論之詳焉二人以讓聞而不稱於孔
 門獨以惡不仁稱其迹似不得乎父而若怨故子

王氏論已見

史記伯夷傳

貢以怨乎問之司馬遷亦曰怨邪非邪求仁而得
 仁求仁人而得之也謂歸西伯也不以喪位為怨
 歸仁人而樂之人之有邦猶已有之故孔子曰又
 何怨孔安國曰以讓為仁豈有怨乎朱註從之而
 曰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入心之安既而
 各得其志焉則視弃其國猶敝蹠爾天理人心自
 其家言是則亾論祇求字不穩且解怨為悔終失
 牽強它若君子求於己小人求於人廼責求之義
 自求於人來求古求道皆訪求之義豈容謂求仁
 乎宋儒以仁為心之德又謂有一事之仁是其病

君子求於己衛靈公篇

見壽朋

集覽卷之七

二十一

根加以味乎古言不可從矣。夷齊惡不仁。孔子賢之。其不為輒可知焉。然其迹似怨。倘或怨邪。則夷齊之行。有不慊於心者矣。故又問怨乎。得仁人而歸之。是其心雖喪位。猶弗喪也。然後不仁之人。非孔子所歸者益明焉。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古孔安國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
新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

華言恬淡安漠

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古義。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純乎理。義無有他念。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漠然而無所動於其中也。論曰。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也。聖人之樂。固雖不可以言語形容。然外理義而豈有所謂樂者乎哉。觀其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則其所樂。固可知矣。然聖人之心。理義二字。形容之大矣哉。

徵樂亦在其中矣。孔安國曰。孔子以此為樂。非矣。

程子曰。須知所樂者何事。大似禪子言。易大傳明

言樂。天知命。豈謎乎。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

是其家言。止論也。於我如浮雲。鄭玄曰。非己之有。

朱子曰。如浮雲之無有。皆非矣。脩人爵而天爵至。

易繫辭

猶言以伊尹耕道

禮曰禮記間傳

者自天祐之。故其福永矣。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之無根。倏得而倏失之也。疏食。孔安國曰。菜食也。禮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朱註。麤飯為是。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古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新**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古義**數年謂數年之功也。五十字未詳。史記世家亦無故今闕而不釋。易之為書。窮陰陽消長之變。

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忠之乃名府元城人

以明進退存亡之理。其為教也。貴處退損而惡居盈滿。故學之則能得無大過也。故可無大過之一言。實足以蔽六十四卦之義。猶思無邪。一言以蔽詩三百篇也。論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作八卦。以類神明之德。蓋示陰陽消長之變。萬物生息之理也。至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系辭以筮之故。謂之周易。及至夫子獨述先王之道。而專崇仁義之德。故其雅素與門人言。諄諄然無非詩書仁義之說。而言及於易者。纔見此章而已。蓋夫子以前固為卜筮之書。及夫子則專以義理斷之。而不復襲舊套。孟子亦每引詩書論春秋。而未嘗有一言及乎易者。其學以崇仁義。務孝弟存心養性為教。而易中專言利故也。惟其於處世之法。委曲詳盡。惕厲勸勉。大有益於人。故夫子亦取之。欲學孔孟者。專崇詩書春秋。而於讀易則當以夫子可無大過之言求之。而勿作卜筮之書看。

徵加我數年。朱子引史記。加讀假。古音或然也。五

五十而知天命
為政篇

史記孔子世家

十作卒。果其說之是乎。當申以卒學易。終不通矣。
古註。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可謂拘矣。且五十
而知天命。是五十以後之言。此則未至五十之言。
可謂牽強。蓋言學易比至五十乃始有成也。極言
易之難學也。無大過。即史記之彬彬。謂其於易無
木謬也。孔子僅言無大過。而後人乃欲一一詳盡。
則過孔子遠矣。可謂妄已。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古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
正言其書。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書
執

執禮之義

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
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
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
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
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
古表雅常也。執守也。其執守禮者。雖未必出於詩
書。皆常言之也。詩以道情。性書以道。政事皆切於
人倫。日用之實。故常言之。若有守禮不渝者。則雖
未必出於先王之典。亦皆常言之。所以使學者。因
於聖賢之盛德。而範乎前脩之懿行也。論曰。求道
於高。求事於遠。學者之通病。唯詩書之為教。近于
人情。達于日用。初不遠人。以為道亦不遠人。以夫
言而執禮。能守者。亦可以範士風。維世道。所以夫
子常言此三者也。若夫佛老之學。所以離世絕俗。
專事高遠。而不能通乎天下者。實不達詩書之理。
故也。而後世儒者。亦雖知誦詩讀書。然求之甚過。
艱深。而不知求之於平易。近情。故其著於言行者。
每有崎嶇艱深之憂。而無正大從容氣象。
豈非所謂非讀書之難。而善讀書之難乎。

徵子所雅言詩書句。執禮皆雅言也。句。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是與曲禮詩書不諱合。謂不避諱也。執禮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學校名是古稱教禮之官為執禮。言不啻孔子。凡執禮者皆雅言。以此証上句也。何註禮不誦。故言執已失其義矣。朱註雅訓常非也。雅常少殊。且古所謂學者。詩書禮樂而已。其在孔門。不言而可知矣。故謂詩書禮為孔子常言者。後人之

詩書不諱禮記
曲禮

見也。且從其說則執禮二字終不明矣。皆雅言也。四字為衍。其意謂正字音。瑣瑣塾師之事。孔子大聖人不爾。是其病根。殊不知詩書不諱。古之禮也。或說雅與俗對。謂不用土音也。亦通。然雅俗昉自樂。及至後世。乃用之一切。孔子時所無。故不可從矣。仁齋先生解執禮。謂若有守禮不渝者。則雖未必出於先王之典。亦皆常言之。可謂牽強之甚。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固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

下葉注云尔無他
詳葉注云尔無他

依幼月

新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古義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子路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故不對云爾者無他之辭子路不對夫子自代之曰惟能好學樂道而不知年歲之將窮而已知道之無窮而難得故發憤知道之可安而作無所求故樂發憤故愈力樂故不倦此所以忘食與憂而不知老之將至也

徵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忘憂但言其好學之篤耳朱註得之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正與此相發知命之言也云爾云云爾爾古言相通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古鄭玄曰言此者勸人學

新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古義生而知之謂不待學而自知也敏速也言汲汲也當時之人有以夫子為生知不由學者故言

此以曉之夫古可以徵于今未有不由古而能為于今者也故事替古則猶以圖求鏡照其成敗得失之跡較然著明皆為今日之摸措夫子以生知之聖猶汲汲乎求古者以其益有不可量者也蓋由學者見之固有生知之聖由聖人見之本無生知之質何者道無窮故學亦無窮苟欲盡無窮之道則不由學問之功不可得也此所以雖夫子之聖尚汲汲乎此也

周禮師氏

中庸所云據自仲尼祖述至其孰能知之

徵敏以求之者也朱註敏速也謂汲汲也此解殊摸稜敏速也如敏疾敏給才敏是自一義謂汲汲也如周禮敏德以為行本是黽勉亦自一義朱子混之非矣此章當以黽勉為義孔子固聰明睿知稟諸天如中庸所云然先王之道非學則不能知之孔子學先王之道而莫不知是所以優群聖也

朱註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是其家言特以清明昭著言之乃陳北溪清水濁水之說耳其說雖巧哉宋儒之道辟則如有秋冬而無春夏也所言如所見不可不察又曰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是又其意以當然之理為道以考驗為學淺乎其言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不忍言

斷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易
 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
 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
 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
 神語

古義怪猶行怪之怪言非常可駭之行也力勇力
 亂悖亂神異之事語之則必使人厭常而輕德
 故夫子皆不語之也此明聖人一語一默莫不有
 教存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
 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惑也論曰夫子嘗
 有好怪力亂神者甚乎人之易惑也論曰夫子嘗
 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戒
 人不修人道而諂瀆鬼神也至此直稱不語則益
 見其妖異之說恐啟後世記禮之惑而塞源拔本深絕
 諸言議以此觀之後世記禮之書稱孔子之言說
 鬼神妖異之事者
 皆附會之說也

徵子不語怪力亂神語誨言也蓋謂召弟子語之

周禮大司樂
 戴記文王世子
 淵仲弓問仁
 顏淵篇

使其奉以行諸已者也周禮有樂語戴記有合語
 是也如顏淵仲弓問仁孔子云云皆曰請事斯語
 可見皆指孔子所答為語亦此意怪異勇力悖亂
 之事非先王之典所尚故不以為語鬼神之道微
 妙非所以喻人故亦不以為語也語字之義不明
 漢儒以來乃謂不談此四者非矣聖人何殊常人
 平日閑談何嘗不一及之乎可謂拘矣鬼神天神
 人鬼也朱註謂造化之迹迹豈鬼神乎又曰非窮
 理之至有未易明者鬼神豈窮理之所能明乎李
 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非

李充曰見邢疏

孔子時語氣不可從矣。仁齋先生曰：怪猶索隱行怪之怪，亦不識文者之言焉。仁齋又據此章而排易中庸禮記言鬼神者為非孔子之言，果其說之是乎。春秋無非亂，亦非孔子之作。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古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庸師

新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

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古義此明得師之甚近而道之甚廣也言三人相聚則其善不善較然可見矣我但從其善而改其

不善者則善不善皆莫非吾師也人每有無良師友之歎殊不知何時無師何處無師心誠求之必有真師矣故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人惟病不求之耳

徵三人行必有我師。古言也。孔子誦之。言三人至寡然三人相議而行必有可觀者焉。孔子又釋之曰：師之之道務擇其善而從之耳。雖小善亦不棄也。必其全不善者而後以為己之鑒戒，不以為師也。朱註一善一惡其一我也。本諸何邪。然巧甚非古義也。不可從矣。老子猶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未嘗以不善為師。古言為然。且必有字而字不可通矣。焦氏筆乘載蜀有石經。

孔天生德於子物民解

焉下有我

子曰天生德於子桓魋其如予何

古包氏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者謂授我以

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

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古義史記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

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

矣故孔子有此語朱氏曰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

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論

曰或曰桓魋暴人也夫子旅人也桓魋欲殺孔子何

憚而不為在斯時恐難委之於天曰不然天有必

然之理人有自取之道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

命自求多福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是謂人有自取之道也非言論之所能盡也朱氏

曰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

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閑暇所謂並

行而不悖也可謂善論孔子者也

徵天生德於子包咸曰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

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朱註從之然生字不穩

且非孔子辭氣蓋德謂有德之人也天命孔子教

育英才而有德之人由孔子生是天方以此任孔

子而桓魋若能害孔子則有德之人不復生於世

文王既没子罕

說

說

說

說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既没同意

天命徒然矣孔子以教學自任故有是言與文王

既没同意

既没同意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古包氏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包氏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

新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息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古義與猶示也此門弟子以夫子之道爲高深不可幾及而見其一言一行皆從容平易混然無迹而疑其有隱故夫子言此以曉之論曰論語二十篇其一言一行皆莫非吾師也故曰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蓋聖人之道不高不卑非難非易通於天下達於萬世而不得須臾離實爲中庸之極也其以聖人爲高而不可學者固不知道焉爲近而不足學者亦異端之流益不知道者也唯若顏子於夫子之言無所不悅而後爲善知論語也

徵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故二三子以孔子爲隱也吾無隱乎爾乎爾

語助辭如孟子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人多於此章解爾爲汝於孟子訓然皆非矣韓退之聽穎

師彈琴詩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可見識文章者不與經生同也齊風著詩俟我於著乎而卽乎爾轉音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包咸曰我

不憤不啓四句
本篇文

說

孟子盡心篇

天何言哉陽貨篇

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為是言吾所行必與二三子共之莫有所隱而獨行者蓋欲二三子默而識之也是丘也言時師多所隱匿如學記曰隱其學而疾其師亦可見焉唯孔子不然故曰是丘也先王之教禮樂不言舉行與事而示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在默而識之自孟子雄辨聒人而後儒者終莫識此意程子以此章為聖人俯而就之是不識教之道本然強為解事者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古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新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

古義此孔氏之家法也文以致知行以踐善忠以盡己信以應物蓋萬世學問之程式也學者當謹守之而不得輒變其法也論曰四教以忠信為歸宿之地即主忠信之意蓋非忠信則道無以明矣德無以成矣禮者忠信之推敬者忠信之發乃人道之所以立而萬事之所以成也凡學者不可不以忠信為主也而後之諸儒別各立宗旨以為學問之主意者何哉

徵文行忠信是孔門四科文文學行德行忠謂政

事信謂言語政事而曰忠言語而曰信其物也如

射五物古有之舊註不識古言如程子忠信為本

亦唯三耳如邢昺亦唯文行耳凡政事皆為人謀

者故貴忠善言而不信亦何貴乎是所以忠信為

射五物周禮卿大夫職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古疾世無明君也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

新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古義聖人者仁智合一行至其極之名君子者有德之通稱朱氏曰子曰字疑衍文聖人君子以德

言

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朱氏曰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其曰有恆之難者所以明善人君子與聖人之益難而不可易也此見夫子好賢之深也夫好善優乎天下矣好賢好善之實也夫子冀見賢者之心不啻若饑渴之於飲食知道之愈無窮而學之愈無盡也學者髣髴其萬一亦可以入聖域人君髣髴其萬一於治天下國家何難之有○曾氏輩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恆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

徵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何晏曰疾世無明君是古來相傳之說何則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皆願辭以人君言之不者子賤南容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豈其言之牴牾也况

子賤見公冶長
 南容見憲問篇

不踐迹先進篇

聖人本開國先王之稱善人亦齊桓秦穆之倫故曰不踐迹謂其不拘先王之舊也是有大作用者亦世不恆有故曰不得而見之矣君子固學先王之道以成德者善人有恆者固無學問然張敬夫所謂以學言以質言張橫渠所謂志於仁而無惡皆昧乎語勢及不識善人矣非有恆者雖或用孔子然不能久故願有恆者也且書曰罔克有終是人君之德以恆為美也大氏宋儒以來陷於莊周內聖外王之說而忘於孔子之道為先王之道故動輒作竅措大解可憫之至善人以下異日之言

書太甲

子鈞而不網孔注

邪說以繳繫鈞鈞物誤此句古移任竿鈞下鈞者一竿鈞以繳繫鈞是解鈞者謂者為大網橫絕流羅網者若網是解不網者也○此說言羅網屬者於大網也書曰若網在綱條而不紊綱即謂三綱也邪說合

以其相類故同居一章子曰何必行也難乎有恆矣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可謂善解古文辭已有亡以人言盈虛以倉廩言約泰以民生言亡人而以為有人倉廩虛而以為盈民困約而以為泰務夸大以自意是無所守者也故難可名之為有常已

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

古孔安國曰鈞者一竿鈞網者為大網以橫絕流以繳繫鈞羅屬著網弋繳射也宿宿鳥
新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不得已而鈞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

待人可知小者
如此大者可知
古義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
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
或不不得已而釣也此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
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
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此見夫子道德所以
越萬世然本不離世以為高不違俗而獨立所以
為中庸之至也韓子所謂吐辭為經舉足為法唯
聖人為然論曰仁者天下之大德也義者天下之
大用也非仁則萬物不育非義則萬事不行兩者
相須而不得相離也見聖人之釣與弋而後知仁之
之不可廢也見其不綱與不射宿而後又知仁之
不可去也若夫焚林竭澤暴殄天物者固不得為
仁而至於斷屠戒殺宗廟不血食者則亦不知義
之不可廢豈復得為仁也哉其不可行于天下也
均矣故聖人以天下為道而不以一人強天
下以萬世為教而不以一時律萬世至矣

徵釣而不綱綱不它見恐綱字誤釣綱事殊故著

而字宿是弋宿故無而字何註孔曰釣者一竿釣
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邢昺
疏曰此註文句交互故少難解耳殊不知孔註至
流字而止以繳而下何晏也古者在禮士得弋釣
至於綱宿則民之所為也君子不為矣何以知之
天子諸侯為祭及賓客則狩豈無虞人之供而躬
自為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為故為
祭及賓客則釣弋蓋在禮所必當然焉古者貴禮
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
不綱不射宿後世儒者不知道不知禮故其於此

孟子說見梁惠王篇

章也。不知求諸禮。但言仁人之心耳。故其論終有窮矣。以禮言之。仁義豈外哉。朱註又引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是亦以不忍之心為仁。惑於孟子遠庖厨之說。其視仁如浮屠氏。故為是言已。是禮也。豈在不得已哉。大氏後世井田廢。錢幣盛。而物皆取諸市。其於祭與賓客。以貴價買物為敬。此俗所移。遂致不識此章之義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古包氏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孔安國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斷**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古義**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創作也。識記也多聞而擇善。則有所法矣。多見而識之。則有所考矣。皆不敢自作。而取諸人之廣資。衆智而不敢自專。如此也。聞之次矣。聖人之廣資。衆智而不敢自專。如此也。聞廣矣。而善惡之實。泛然故擇。而從之。見實矣。而得失之跡。較然。故直記之。皆足以備鑒戒。廣知知識也。門人見夫子以生知之。聖自居甚。卑而後知其德之甚盛。而聞見之功。不可忽諸。蓋聖人體道之深。取善之周。不自覺其辭之謙。如此。若夫其言誇大者。其道必小。其行過高者。其德必淺。唯中庸之德。為至也。

徵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自謂知之

次也多聞多見見于論語者二。答子張以言行言。此章多聞道之聞于人者多見已得諸簡策及它人所行者乃述之事也。何則對作而言之也。二知字皆去聲。智謂聖也。朱註不知其理淺矣哉。僅知其理焉耳。豈能作之哉。緇衣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多志即此多見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古鄭玄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

往猶去也

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新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字當在與其進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關文大抵亦不為己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古義互鄉鄉名其俗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猶疑也。與許也夫子答門人言但許彼童子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言凡為人潔己而來但許其甚哉。潔修治也。往許其也。言凡為人潔己而來但許其甚哉。潔修治地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聖人待物之仁猶天自無息於其間。何其大哉。孟子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可謂能發夫子之道而詔之萬世者。也。異端誘人而從已小。儒惡人之逃已與聖人之道固天淵矣。

始可與言詩已
學而篇

徵 互鄉難與言。鄭玄曰：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非矣。朱註：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亦非矣。觀於下文進退，則童子見者來學也，難與言者難與言道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與言二字可以見焉。不保其往也。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可謂古人能解古書善識詞義。邢疏朱註皆以往為前日之義，而保字不可得而解矣。唯何甚古註解為一何甚，亦有何疑。而朱子疑其有錯簡闕文，亦不識古文之過耳。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猶言喜來而惡

去門人之意也。故曰：一何甚言。夫子不若是也。夫子惟與其潔己而已。朱註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非也。進退未言其善惡。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古 包氏曰：仁道不遠，行之即是。

新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

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古 義此言仁之甚近也。學者以仁為甚遠，而難至，殊不知欲之，斯至。何遠之。有蓋仁者，天下之美德，而

以吾性之善而求之，則猶以薪投火，其至甚。迅何憚而弗求之。邪。論曰：仁者天下之大德也。而其事至近。為之在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而先儒以仁為具於性之理，而以滅欲復初為求仁之功。

若然則仁之於人也猶四肢百骸之具於吾身人皆皆有天下豈有不仁之人亦豈須言至譬諸心猶薪也仁猶火也薪之用在乎火而心之德在乎仁積而不燒則無以見薪之用放而不求則無以見心之德故聖賢常曰欲仁曰求仁而未嘗以滅欲復初為至仁之工夫也橫渠有內外賓主之說自合于夫子至字之義與以仁為性為理者大異矣學者審諸

徵仁遠乎哉言仁至遠也仁以安天下為功故至遠焉所以安天下者先王之道也孔子卷先王之道而懷之豈遠乎哉若使孔子居王侯之位乎下車而仁可得而行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朱子以心之德為解以欲仁為反而求之之謂豈然哉心之德在我豈容言至哉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

是宋儒求放心之說出自浮屠焉不可從矣觀遠乎哉之言則仁字之義以安天下言之者章章明哉或曰宋儒以不遠為解段使從其解乎苟非遠也何不遠之有凡謂不遠者以遠故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古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匪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

胡氏

故受以
 為過
 新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
 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
 子進之如此巫馬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
 皆姬姓之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孔子不可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
 禮故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
 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
 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
 然其受以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
 若不其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古義孔子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之先君嘗
 習於威儀之禮故以知禮答之巫馬期孔子弟子
 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於禮不可昏而
 昭公取之當稱孟姬而諱曰孟子使若宋女子姓
 者然司敗疑其非禮故先以知禮乎發問至此詰
 之○吳氏程曰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詰

誦

吳孟子者當時譏諷之語也夫子以人之禮當時以為
 幸此聖人之心也昭公嘗習於威儀之禮當時以為
 為知禮故孔子以答之過而不辭蓋司敗再論甚傷
 吳詰之而夫子卒不顯其國惡若此非盛德之至豈
 急迫而一應接之間眾善交集若此非盛德之至豈
 圭角一應接之間眾善交集若此非盛德之至豈
 能然乎論曰舊註以為諱國惡非也司敗有意問
 之夫再詰無意答之其以知禮為答非不當也及乎
 司敗再詰則非過也苟以自知其為過如使夫子有意
 諱國惡則非過也苟以自知其為過如使夫子有意
 非直也豈聖人之過也如心乎哉或曰然則聖人亦有過
 乎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聖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不知其
 將叛而使仰之周公則不免為過故孟子曰周公
 之過水亦宜乎夫日月薄食五星逆行乎聖人亦人
 焉耳其復何容疑倘若木石器物一定不變焉則
 死焉耳聖人之不足貴焉故知道者不賢無過而貴能
 改焉聖人之不足貴焉故知道者不賢無過而貴能
 道廣矣大哉

徵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邢昺曰。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註云。陳楚名司寇為司敗也。孔安國曰。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此言孔子不復言昭公。而獨言己之幸。所以為道弘也。非謂諱國惡為道弘也。過而不知。則不能改之。過而人知而告之。則得改。是幸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在上之人。人所具瞻。孔子得比於此。故曰幸也。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邢昺疏。此云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

吳氏說見大全

孟子公孫丑篇曰。陳賈曰。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直在其中子路篇直哉史魚衛靈公篇

言稱孟子也。吳氏程以為當時譏諷之詞。或當然也。仁齋先生論此章而曰。聖人亦有過。此言本於孟子。可謂非若宋儒所謂一疵不存之比矣。又曰。苟以非過。自以為過。是偽焉耳。非直也。豈聖人之心乎。非矣。諱君之惡。禮也。豈偽乎哉。仁齋動輒曰。直也。非直也。夫直豈足論聖人乎。孔子曰。直在其中矣。又稱伯玉君子哉。史魚直也。可見直亦一德耳。夫道在行之如何也。而後世儒者以評論是非為務。故其所重在直也。不貴禮而貴直。職此之由小矣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古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

新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古義朱氏曰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夫歌小藝也乃於其善則夫子猶繼繼樂取聖人樂善無窮之意於是可見矣

徵子與人歌而善善者善之也孔子善之也子與人管到此故知雖無之字亦為善之也必使反之

賞其善也而後和之學之也與人歌之禮也若使反之而已則嫌乎以歌工待之也朱註云云雖詳且盡乎然不知其為禮矣宋儒之學為然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古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孔安國曰身為君子已未能也

新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古義莫無也言文吾豈不能及人哉身行君子則吾未能也蓋言行之難○朱氏曰於文言其可以

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又見其不必工之意。於
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汲汲於
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指意
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
哉。若此

是

升庵外集經說部

徵升庵外集曰。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
為文莫。陳騏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勉。若
云努力者。謂之侔莫。故文莫黽勉也。何註。莫無也。
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是。古來相傳之說。非何晏
之言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也是
何晏之言也。何以知之。若使盡出於何晏。則止當
云莫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也。

今解莫為無。解文無為文不者。是文無。文不皆漢
時有是言。與文莫侔莫同義。故展轉作此解。而何
晏不識其意也。當歸一名文無。一名靡蕪。靡蕪文
無。音亦相近。臨別贈之。蓋相勉之意。猶云加餐食。
則知文無古有是言也。按文莫吾猶人也者。孔子
時諺也。言凡事黽勉則可。皆及於人也。孔子誦之
而曰。世人所言如此。雖然。至於躬行君子之道。則
吾未得其人也。嘆世少君子也。大氏前儒視文甚
輕。非聖人本意也。且上有也。下無也。下有則上無
則。是文與躬行君子對言者非也。文莫二字。舊註

不成解。朱子又曰：莫疑辭。是援唐詩中莫字以解論語。可謂不識古文辭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古孔安國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况仁聖乎。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意矣。

忠

古義無所不能之謂聖，無所不愛之謂仁。周禮以智仁聖義中和為六德，是也。孟子以仁且智為聖。此以仁與聖相對並論，其意自別。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猶謂子路曰：汝奚不曰云云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公西華蓋以其不厭不倦，而以為夫子實有仁聖之德，非學者之所能及也。門人以為夫子之德，賢於堯舜，而見其言甚謙，而驚且異焉。而後又益知其德之盛，不可加焉。故於夫子謙讓之言，皆謹錄而備記之，可謂其智亦足以知聖人者也。

徵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或人贊孔子，而孔子以謙承之也。何以知之。若使無人贊之，孔子突然而言之，是孔子以仁聖自處也。且下文曰：可謂云爾已矣。云爾者，云云也。意舉或人之言而代之以云。

爾也。故知此必孔子承人贊之者也。正與上葉公問孔子章同辭。聖者聖人，仁者仁人，聖者知之至，仁者行之至。朱子每謂聖者地位，仁者道稱通上下。非也。堯舜禹湯周公，豈知至而行不至哉？作者之謂聖，制作禮樂，必有所前知，故舉其功之大者，以為稱耳。成康以下，無制作之事故，以仁人稱之。而孔子每勉人以仁，為是故也。正唯二字，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蓋唯是也。是如是也。正唯如後世政爾。故馬融解以正如所言也。況仁聖乎四字，不當文意。蓋孔子自言吾非仁

聖也。吾學仁聖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學之事也。公西華深知孔子，故嘆曰：正如所云。赤輩學亦不能也。謂孔子非學也。弟子自稱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古包氏曰：禱，請於鬼神。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孔安國曰：子路失指，誅禱篇名。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而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

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古義疾甚，曰病禱，謂禱於鬼神。本乃臣子不得已之至情，然不宜請於病者而禱之。蓋子路既禱之，而欲伺夫子之意，以白其實。夫子亦知其既禱，故問有諸。誄，古作諱，說文曰：禱也。累功德以求福，尚書金縢之詞是也。上下謂天地，子曰：神地曰祗，爾當作祠。周禮曰：禱祠于上下，神祗。子曰：路為夫子自誦其所作誄詞，如此。○舊說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誤矣。子路為夫子禱疾，不宜引哀死之詞。且見禱爾神祗之詞，則知行禱之語而非哀死之言也。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者也。夫子言吾禱之，非一日矣。豈更用禱乎？古者疾病有行禱五祀之禮。子路之請禱，固非無謂也。唯夫子之道，度越群聖，特以道德為教，而不欲人之惑於鬼神。故曰：丘之禱久矣。蓋明人當自盡其道，而不可妄用禱。其示子路也切矣。○陳氏櫟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

假爾泰筮儀禮
少牢饋食

大商
誄於天書

徵誄。孔安國曰：禱，篇名。仁齋先生曰：誄，古作諱，說文曰：禱也。朱子以為死後之誄，是其意。訓爾為汝，而謂追言禱疾之事，以見惜死之意，然果如其意，則當云禱疾，不當云禱汝也。且古文簡，誄累功德，豈及禱疾之事乎？且段使古人不諱，豈方疾革而舉死者之誄乎？爾語辭，如假爾泰筮，有常之爾，禱篇筮祝文當相類。從孔說為是。子曰：有諸？問有此禮否也。朱註謂有此理否，非矣。古人動求諸禮，宋儒動求諸理。孔子所以問之者，孔子不欲禱，且未知其欲禱何神，故反問以觀其意也。士喪禮：疾病

號泣于旻天書
大禹謨

祭則受福禮記
禮器

行禱五祀。子路所以不引此而引誅者。蓋此時孔子在他邦而無家。故無五祀可禱也。上下天地也。唯天子得祭天地。然祭與禱殊。如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人窮呼天。雖士庶必有禱天之禮也。丘之禱久矣。是止子路之禱而安慰其心也。朱子曰。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夫既當禱矣。何請不請之有。是其意諸實無鬼神。祭與禱皆虛文。唯致吾誠耳。故歸諸不得已之情乎爾。孔子既曰。祭則受福。則禱豈無益哉。禱苟有益乎。請亦何害。夫禱者所以敬天也。仁人之事天。如孝子之事親焉。孝子之於親。怒則謝。豈問過之有無乎。所以敬親也。仁人之於天。災眚則禱。亦豈問過之有無乎。所以敬天也。而乃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可謂不知敬天者已。且子路當不請而請之。是為小節。孔子而拒之。豈聖人愷悌之態乎。其亦如子路愛孔子之心何。然則孔子所以止之者何。聖人之心。不可得而測焉。然疾與兵。其所以害生者同。故吾得諸匡之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匡之畏子罕篇

見壽考

書召誥肆惟王
其疾敬德王其
命德之用祈天永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孔子信天之知我。命我以斯文。故知其雖病不死。是孔子所以不欲禱也。而其所以曰丘之禱久矣者何。凡祭禱皆有其事焉。有其實焉。丘之禱久矣。其事之有無未可知矣。且以其實言之。書曰。祈天永命。亦言敬天耳。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是自後世言之者也。非孔子之心也。學者察諸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古孔安國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
新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古義孫順也。固陋也。此極言奢之害也。蓋固則無文彩。不孫則無名分。無名分無文彩。則徒無可觀者而已。至於無名分。則人道亡矣。聖人之所深戒也。論曰。先儒謂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非也。蓋崇本抑末。聖人之心也。故夫子每以儉教人。而深戒奢之害。苟仁熟義精。則或豐或約。無施而不可。若有意執中。則必至於執一而廢百。故孔孟言禮而不言中也。

徵禮與其奢也。寧儉。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安國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僭上之失。甚於固陋。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古鄭玄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

泰小人坦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
體廣心廣。

古義坦平也蕩蕩寬廣貌君子每要檢束故其心
反寬廣小人自好放縱故不免長戚戚是學者之
所當自省也○程子曰君子循理
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徵君子知命故坦蕩蕩小人不知命故長戚戚程
子以循理役於物為解抑末矣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注古無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
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
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
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

孟子曰君子則子類用善言
德行宜我子實有若智足
以知聖人之言

德行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
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古義厲嚴肅也此言聖人盛德之容不待用力而
自無偏倚也若學者唯當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苟
仁熟禮立則不期然而自然若夫不從事於仁禮
而徒欲以力持守之則有恭而安不成者不可不
知焉

徵温而厲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威而不猛恭而
安望之儼然不然非言而曰厲吾未之聞焉子夏
曰君子有三變者盛德之容也禮樂得諸身謂之
德古之君子皆禮樂以成其德豈翅孔子焉已乎
宋儒乃以氣質為說不知禮樂者也

子夏曰君子有
三變望之儼然
即之温聽其言
也厲見子張篇

